

第四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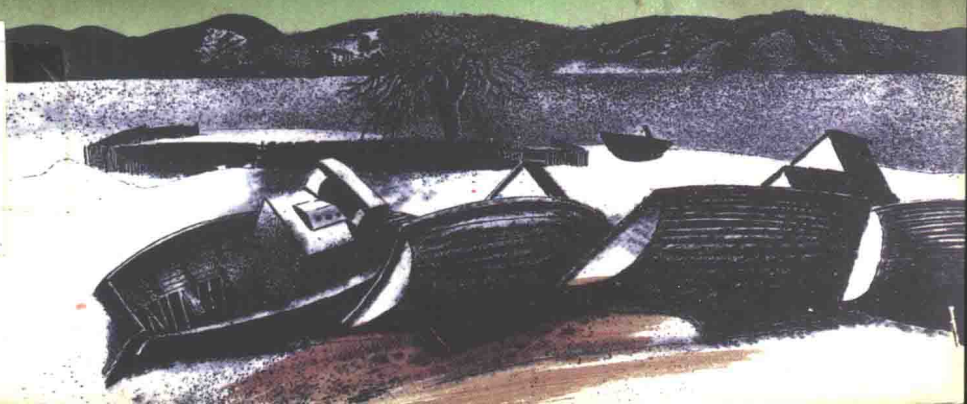
白
银
时
代
俄
国
文
丛

曼德尔施塔姆
随笔集

安 东 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第四散文

白 曼德尔施塔姆
银 随笔集

安 东 译



时
代

俄

国

文

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第四散文

——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集

作 者 曼德尔施塔姆

译 者 安 东

责任编辑 曹坚平 李 东

封面设计 王晓阳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2002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5 万

印 数 5000

ISBN-7-80616-476-6/I·173

定 价 11.50 元

编辑说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19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来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30多年前,美国的俄苏文学专家艾马努埃尔·拉伊斯应邀为法国文学界人士介绍俄罗斯新诗。当时听讲的人中有很多去过莫斯科,还有不少人通晓俄语。报告结束,有人向拉伊斯提问:在您提到的诗人中,谁最优秀?拉伊斯的回答:曼德尔施塔姆。尽管很多人听说过曼德尔施塔姆的名字,但他的回答还是令他们吃惊不小。因为毕竟同时代的还有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

我并不觉得拉伊斯的看法是不争之论,我也不认为给诗人排座次是合理的、必要的。因为评价诗人高下优劣的尺度不同于体育比赛,其中主观因素和人为成分实在太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情况在所难免,不能强求一致。不过,基本的、大家有意无意普遍接受的标准总还是存在的,这使得人们的好恶取舍大体上不会相去太远。当然,这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不过,对于拉伊斯的看法,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曼德尔施塔姆当之无愧地属于白银时代乃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优秀的诗人之列。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于1891年生于华沙的一个商人家庭。

庭，少年时代在彼得堡和巴甫洛夫斯克度过，商业学校毕业后，先后于1907年和1909年赴巴黎和海德堡求学。1911年进海德堡大学研修语文，一年后转到彼得堡大学（没有毕业）。他是维·伊万诺夫家庭沙龙的常客。这期间，他开始在阿克梅主义机关刊物《阿波罗》杂志上发表诗作，并结交该流派领导人古米廖夫，成为与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相对峙的“诗人车间”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里成为莫逆之交的，即使在后来最困难的时候，两人的友情也从未间断。1913年发表第一本诗集《石头》和最初几篇随笔。十月革命后辗转居住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1920年秋与爱伦堡一起回到莫斯科。1922年在柏林出版第二本诗集《Tristia》。1925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时间的喧哗》和文学论文集。1928年受到政治迫害，幸亏有布哈林的帮助，使他得以去亚美尼亚暂避一时。1931年起居住在莫斯科。1934年5月被捕并被判处流放，先后在乌拉尔地区和沃罗涅什过了三年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1937年5月回到莫斯科，1938年5月再度被捕并被遣送至远东的集中营，年底被处决。

曼德尔施塔姆有“文化诗人”之称。他崇尚古典诗歌（巴丘什科夫、普希金）的严谨，这一点表现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尽管他的诗里经常出现与古典诗歌背道而驰的极其独特的隐喻。曼德尔施塔姆善于挖掘词语原始的非常规意义。他似乎不善于使用现代语言，好像生活在遥远的古代，而与现代的东西格格不入。他痴迷于古希腊文化，沉湎于经典作品的世界，执意要通过对某些人物或某些情节的改写，对历史进行重新体验。勃洛克说“他的诗来自梦——非常独特的、艺术领域的梦”。奇特的联想，复杂的比喻，纷繁的文化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接受。他的诗只有少数可以转述。他的诗，既洋溢着现代主义气息，又是对

现代主义的超越。

尽管曼德尔施塔姆主要以诗人著名,但他的散文遗产也不容忽视。曼德尔施塔姆研究家鲍里斯·菲利波夫说:“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是向前跨出的一大步……其实,在文化中,本无所谓‘前进’和‘倒退’: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摆脱了别雷的心理叙述,摆脱了扎米亚金的神话现实主义,摆脱了陈旧的情节性叙述方式。他的散文有时具有情节上或言语上的诙谐,有时具有组曲的结构,机锋四出,妙语连珠。他的叙述永远不是沿着以往情节核心——主人公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心理动机——的路线进行。他是从主人公周围的事物,生活的历史背景落笔,间接地、侧面地刻画人物。这个背景如此靠近主人公,以致有时简直要遮住他、淹没他。然而,不管这有多么不可思议,我们都必须承认,曼德尔施塔姆笔下的人物要比用直接和正面的老手法描绘出来的人物优越得多。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同时也是时代的编年史和大合唱。”

曼德尔施塔姆写过近百篇特写、随笔、文论和书评。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作品与诗歌作品有着深刻的联系,可以互为补充,相互印证,甚至相得益彰。对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感兴趣的读者,不可不读;欲欣赏文采斐然、深沉睿智的文学散文并从中受到启迪的读者,更不可不读。

郑体武

1997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中译本序(郑体武).....	1
巴甫洛夫斯克市的音乐.....	1
孩子气的帝国主义.....	5
骚乱和法国女人.....	9
书橱	13
芬兰	19
犹太人的混乱世界	22
霍夫曼和库贝利克的音乐会	29
捷尼舍夫斯基中学	32
谢尔盖·伊凡内奇	38
尤里·马特维奇	42
《爱尔福特纲领》	46
西纳尼一家	50
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	61
“皮大衣与身份不合”	65
港务主任	72

老太婆的鸟	76
法律的披肩	79
马泽萨·达·芬奇	82
寒冷的夏天	86
苏哈列夫卡	90
亚美尼亚之行	94
第四散文	135
普希金和斯克里亚宾(片段)	152
文学的莫斯科	159
文学的莫斯科——情节的诞生	165
急风暴雨	173
人道主义和当代生活	186
阿克梅派的早晨	190
词与文化	196
坠落	203
简论诗歌	207
獾穴	213

巴甫洛夫斯克市^①的音乐

俄罗斯 90 年代那些死气沉沉的岁月，我至今记忆犹新：蜗牛般的爬行，病态似的安静，根深蒂固的迂腐，这一切仿佛一潭死水，它是垂死的世纪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人们在饮早茶时，不时议论着德雷福斯^②，提到埃斯捷尔加齐和皮加尔这两位上校的名字，不知可否地争论着《克鲁采尔奏鸣曲》，以及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上站在高高的谱架后面的指挥家们的轮番上场，这在我看来，就像朝代的频繁更迭。街角上伫立着一个个报贩，他们既不叫卖，也不走动，只是笨拙地站在人行道上。带着小折椅加座的狭小的轻便马车一辆接一辆在街上行驶。在我的记忆里，90 年代都是由一张张破碎的图画拼接成的；然而，无声无息的贫困和病态，注定要灭亡的生活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女人们衣袖上宽宽的皱褶，蓬松的肩膀，裹紧的肘部，勒得细细的柳腰；唇髭，西班牙式的短尖胡子，修剪整齐的胡须，一张张男人的面孔和各种发型，这种发型现在只有在偏远的理发店的画着前额垂有卷发的和鸡冠型发式的画廊里方能看得到。

简而言之，女人们衣袖上的皱褶和巴甫洛夫斯克市里的音乐，90年代仅此而已。女人们身上蓬起的带有皱褶的一个个气球似的衣袖和其他的一切都围绕着玻璃明净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旋转，指挥家加尔金站在世界的中心。

90年代中期，彼得堡人都向往着巴甫洛夫斯克，也向往着一个叫埃里齐的城市。轮船的汽笛、火车的铃声和1812年序曲的爱国主义旋律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响彻着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斯坦^③的音乐的庞大的车站里散发着一股股特别的气味。发霉的公园里的潮湿空气，暖房和温室玫瑰散发出的霉味，雪茄烟味，车站里的煤焦味，成千上万人群身上的脂粉气，统统都掺杂在一起。

结果，我们都变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我们成年累月都生活在这个老态龙钟的城市里的冬季别墅里。这是一座俄罗斯的凡尔赛宫，是宫廷侍从、普通的守寡女人、红褐色头发的警官、身患肺病的教员（他们认为住在这里有益于身体健康）、拥有私人住宅的贪官污吏们的城市。啊，这些年来，菲格纳^④渐渐失去了歌喉，人们到处传阅着他的一张双面照片，正面是他在歌唱，反面是他在挖耳朵。装帧精致的杂志《田地》、《世界处女地》、《世界文学通报》几乎把书架、铺着绿呢面的小方牌桌压垮，成了小市民书库里的最主要的藏书。

现在已经觅不到像这般庞然大物的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然而，这些《全球博览》、《处女地》却是认识世界的真正来源。我爱读关于介绍鸵鸟蛋、双头牛、孟买和加尔各答节日风俗的杂俎栏，尤其爱看其中的整幅图片：双足系在木板上从三层楼高的浪尖上滑行的马来亚游泳能手和富克先生的秘诀，他可以使巨大的摆锤围着一只金属圆球旋转，戴着领带、长着胡子的绅士们神情严肃地在四周围观。我觉得成年人和我一样，也阅读这些杂

志,也就是说,主要看那些铺天盖地涌现出来的诸如《处女地》等杂志里的附页。我们的兴趣,一般来说都是相同的。我七八岁时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用轻率而得意的调门,装出闷闷不乐的神态,不断地用法语重复着:时代结束了。为了证实德雷福斯无罪和与鬼岛清算旧账,这个可怕的时代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义。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男人们为德雷福斯案夜以继日地消耗了全部心血,而女人们,也就是那些穿着打皱褶衣服的太太们却在不断更替身边的女仆,好让她们为兴致勃勃的谈话源源不断地做出可口的食品。

在涅瓦河畔的叶卡捷琳娜天主教堂里住着一位年高望重的小老头——拉格朗日神父。他的职责就是把贫穷的法国女孩介绍到有钱人家当保姆。太太们直接从外商商场买来礼物向拉格朗日求教。他出门总是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身上穿一件粗布长袍,常常用貌似笃诚的天主教的笑话,再加上些法国的俏皮话逗得孩子们咯咯发笑。大家对拉格朗日神父的介绍工作评价很高。

设在弗拉基米尔大街上的著名的厨娘、保姆、家庭女教师的介绍所,是大人们带我去的地方,它就像一个贩卖奴隶的市场。渴求工作的人依次被带到位子上。太太们嗅她们身上的气味,还索看她们的鉴定书。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特别是一个将军夫人所写的鉴定书被认为是十分有分量的。不过有时也发生这样的事:被带出来出售的人对雇主膘上一眼,朝她嗤之以鼻,回身就走。这时,贩卖女奴的经纪人立刻走出来道歉,并且说些世风日下的话。

我又一次向巴甫洛夫斯克投上一眼,每天清晨,我漫步在条条小路和车站的镶木地板上,在那里,一个晚上积起的彩纸屑和

彩纸条足足有半俄尺厚，这是纪念某一演员在此演出的热烈场面留下的痕迹。一盏盏煤油灯正在改装为电灯。彼得堡的街头至今仍在奔跑着有轨马车和磕磕绊绊走着唐·吉珂德骑的那种弩马。沿着豌豆街到亚历山大花园行驶着四轮轿式马车，这是彼得堡最古老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在涅瓦大街上叮叮当地驰骋着用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拉着的黄颜色的新式特快驿车，它和过去脏兮兮的暗红色的驿车有很大区别。

译注：

① 原苏联列宁格勒州城市。铁路车站。城市始建于1777年，有俄国沙皇郊外行宫。

② 1894年法国反动军阀诬告犹太血统的军官阿·德雷福斯充当德国间谍，被判处终身苦役。围绕德雷福斯案的斗争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在舆论压力下，德雷福斯于1899年获赦，1906年恢复名誉。

③ 俄国钢琴家、作曲家。

④ 俄罗斯抒情戏剧男高音歌唱家。

孩子气的帝国主义

矗立在国务会议大厦对面的骑在马背上的尼古拉一世的纪念像，始终如一地在安抚着因为年久而长了青苔的近卫军士兵，安抚着一个个冬天和夏天。他头上低压着一顶毛茸茸的羊皮帽子。它的式样像东正教主教头上的金冠，很大很大，几乎用整张羊皮做成。

我们这些孩子和一个年老体衰的哨兵聊起天来。他使我们很失望，因为他不是我们所想的经历过1812年。不过，他告诉我，他的爷爷们是尼古拉陛下的卫士，在整个连队里，他们是硕果仅存的五六个人。

沿岸街上的夏季花园的大门围着铁丝网，设有岗亭。在工程城堡对面的地方也由挂着勋章的骑兵队长护守着。他们察看每一个游客穿着是否整洁，赶走那些穿着俄国靴子的人，不让戴着便帽和穿着小市民服装的人入内。在夏季花园里，孩子们的举止都非常有礼貌。一个光脚的小女孩跟家庭教师，也许是保姆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以后，就走到一条长椅跟前，“啪”地一下站定或者坐下来，尖声尖气地说：“小姑娘（或者叫小男孩，这是他们的正式称呼），您愿意跟我一起

玩‘打门’和‘救命棒’游戏吗？”

你可以想象得出，只要开了头，他们会玩得多么开心。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游戏，而且这种交友方式对我来说很不习惯。实际上，我的遥远的彼得堡的童年时代是在名副其实的军国主义的标志下度过的。说实话，这并不是我的过错，而要怪我的保姆和当时彼得堡的街道。

我们常常沿着海军大街空旷的地段散步，那里有红色的新教堂和一条用木块铺砌的名叫莫依卡的沿河街。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克柳科夫运河边上，这里是荷兰风格的彼得堡，有造船台，有刻着罗马神话中海神和航海标志的一道道拱门。然后，我们又不知不觉走到近卫军步兵的营房前面。

这里，在这条绿色的、从未走过马车的路上，海军近卫军士兵们接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一面面铜鼓振荡着宁静的河水。我喜欢对人的体格进行筛选：这些士兵的身材都比常人要高。保姆和我的趣味完全相投。这样，我们都喜欢上了一个长着黑胡子的水兵，就到这里来想亲眼见见他。我们从队列里找到了他，就目不转睛地朝他看，一直到操练结束。彼得堡这片广阔的土地，花岗石和木块铺砌的街道，泛滥着汛水的广场，树木繁茂的花园，一座座小岛似的纪念碑，矗立着一根根女像柱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神秘的百万街，那里从未有过行人，在众多的大理石建筑中只有一家小铺夹在里面，这一切都是这座城市的温柔的心脏。我尤其喜欢总司令部的拱门、参议院广场和荷兰风格的彼得堡。我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当时我虽然只有七八岁，然而我认为这些地方是神圣而又华丽的。

我不知道卡庇托林^①给罗马的小公民产生了哪些想象。我却把要塞和宽阔的广场想象成某种不可思议的、崇高的公众阅兵的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喀山大教堂，尽管它有着朦胧色彩的拱门和如林的破旧旗杆，我却丝毫不相信它。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但是我想以后再谈。马蹄形的石柱廊和防范暴乱而用铁链子围住的宽阔的人行道，在我的记忆里并不比马尔斯教场上的五月阅兵逊色多少。天气会怎样？会不会起变化？今年会有阅兵吗？……但是在夏季运河边上到处堆放着木板和板条；马尔斯教场上，木匠们已经在敲敲打打，一座座观礼台像小山一样崛起在地面上。冲锋演习的队伍卷起一团团尘土，像路标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步兵挥动着小旗。观礼台只化了三天功夫就搭成了。速度之快真让我看了吃惊，在我的眼里，它的规模就像一个大斗兽场。我每天都到工地上去，观赏工人们有条不紊的劳动，在脚手架上跑来跑去，站在上面，仿佛自己就是明天恢宏盛典的参加者。我甚至羡慕那些木板，它们一定能见到冲锋演习的壮观场面。

如果能悄悄躲进夏季花园里，那有多好啊！那里，成百支军乐队鼓乐齐鸣，演习场上刺刀出鞘，步兵和骑兵的队伍纵横交错，仿佛那不是一个个军团的队列，而是生长着的一垄垄荞麦、黑麦、燕麦和大麦。透过花园中的林荫通道，还能窥见各个军团之间的隐蔽活动！还有那银光闪闪的号角，震天响的呐喊和雷鸣般的击鼓声……甚至还能看到骑兵散兵线呢！

我始终感到，彼得堡必然会举行蔚为壮观的活动。

在举行王储葬礼的那天，长长的黑纱将盏盏油灯连成一串又一串，灯罩外也裹着黑纱。我心里高兴极了。亚历山大圆柱大厅门前的岗哨、将军的葬礼、“巡街”都是我每天要做的游戏。

当时，大家把沙皇和他的家庭出来逛马路称为“巡街”。我对做这种游戏已经掌握得非常熟练。宫廷卫士像一只只长触须的棕红色的蟑螂，爬出来随随便便说一声：“先生们，不必拘礼，请